



陳眉公集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敘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余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

脫而憚檢括杳拖拉攤沾沾籍米顛氏爲口實夫米
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
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
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
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
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
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真
蹟以至摩詰玉躡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
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禡職然潔疾淫性不能

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
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
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撤賜酒
果文具甚則僂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
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
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
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
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
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

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帝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范忠宣公全集敘

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嘆惜甚則委咎于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

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書余卒業反覆嘆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曆中四賢一不肖而元祐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曆勇于進善元祐勇于去惡慶曆無法可更元祐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悚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

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
再召富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奚啻天淵則文正
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
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
人溫柔忠厚之風而無怫人怨士俏岸懟獨不得志
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見
自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
帳頂如墨其後賦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
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泰山石徂徠友善既
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
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卽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
儒宗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
之將相者乎宋時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
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
正易爲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
忠宣集不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
端且以望世之爲人子者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
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
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
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
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
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
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
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
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

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煙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
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
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日畫之有益如
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
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
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
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執術之類莫不毫髮
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
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克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

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
創意總括分爲七畧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
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
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之秦始皇更欲
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
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
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
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
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

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
牛鼎龍護鴈銜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書
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
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
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槍
擄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
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計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
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
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

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以來神聖
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
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
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
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布花凡
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
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
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
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柏七穆應對如響余嘗
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
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
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遊紀聞張學士之
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
筆泚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菴老人漫
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于余余惟
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

取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嚮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芻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

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睥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詭以十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截翦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

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菴心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善繩祖武止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今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它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余讀青岷居士詩旣已序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女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藁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先生始先生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項子瞻戚希仲吳少君六七人此一時詩壇之老者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猿警鶴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蹴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

蕭寺旁與破瓢短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
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
語退而按先生之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其唐人之
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
合之間居二十首鵠之縣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
也先生詩獨詣深解可以肩隨古人旁睨時哲乃掩
仰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
爲先生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賢子若孫如此
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尚在故錢懋毅趙汝師尚能梓

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
并入筆冢便作泰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
爾肅之能不亡其祖也爲序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川上集序

敬陽先生旣成進士特爲海忠介公疏劾言者出爲
南陽教授久之擢禮部郎則又極諫 皇上闕失又
以東事彈論當路三大僚直聲震天下請告退居十
餘年間作制科文字日課羣兒及遠近門生輩無他
言也夫經生未第時得失燒中商徵換聽仰寄鼻息

於主司俯循步趨於時彥卽高才宿學往往轉喉觸
喉百不吐胸中之一惟林居士大夫不忘本業又能
不諱臨文則雖含毫戲游而實有與古聖賢意旨相
發明者若敬陽先生是已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奴
隸亦知其清明故其文光華洞達而絕纖翳之累遇
事敢發如黃河無返勢雷霆無還聲故其文剛大而
有餘氣清虛絕俗如無瑕之璞辟塵之犀故其文純
雅高潔使人不敢以褻視好別是非君子小人不遺
力如鏡在空如劍斷髮故其文議論濯濯條理精明
而不亂憐才獎士急難解紛遑遑惟恐失之如春生
多於秋殺故其文宛轉綿麗嬌花嫩草無所不有蓋
嘗論之讀先生之文卽使白首應甲乙科又應童子
科度所向無前若進而與之談及考其行事則古所
謂魁梧大人君子者當不肯屑屑爲此經生語而予
獨於神情間求之其人與文真一一皆相肖夫至於
人文相肖而後知先生非苟爲言者也豈惟言哉盛
德大業在其中矣慕先生者請卽於是編求之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
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
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
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翦茆椒築巖戶絃誦詠歌
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鄰乎孝子
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鸞嶺
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
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藤
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鄰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
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
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視
狀如孝子言而至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
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
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
而又孫者組繡煙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
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
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
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不

鄒公履稿序

吾松峯九僕得其四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
衲逸民共結人外之遊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
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屢至輒便引內間日留連如所
謂半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
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
挑技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
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大宮邢夫
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

雞犬亦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符
堅九十萬之衆楊玄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
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
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
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
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况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
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
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
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

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
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
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攝之膽落矣曰是嘗
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
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
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奸嘔惡血蠶蠱如
菽者百餘數昏瞽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

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報仇西入秦交遊遮止之不果
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
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
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
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
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
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
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
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

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
時從京師短衣單紱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
中津吏不知爲御史見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
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又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
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
上書外黃合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
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
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
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
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
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胷中之
恚恚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

聞鴈齋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
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
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

四方同編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忽事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楚史獨詘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鴈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卧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龢絃歌之暇手纂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

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
寔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
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
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藿逸民不
過三尺筇與一鞞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
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迹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
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
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
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

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
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
狐狸嘯而休鷓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
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
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
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
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
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
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

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
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什
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
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
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
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凡上比之王玄
仲舉燼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誣爲勞逸哉是編也
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
此以授之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
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
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
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
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
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
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
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
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
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
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
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
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
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
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

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
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
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
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
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格
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
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
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

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矣六
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
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
者盲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
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草木
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
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
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
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
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
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
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
全而宋具矣陶子籛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
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
可傳余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
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序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旣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

如戴逵陶弘景郝氏辦百萬貲梁武起第月給伏苓
白蜜但于九峯間披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草堂藥室
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孝廉夏
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
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曩洗刷眉
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于罡風灑然之上矣先
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
顧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儻然抗域外之思俯仰
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取吾不得而相
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猿鶴
青山無恙丹簡尚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
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最深其霸王經
世之畧甚具能悉斂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
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
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煙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
志序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雞犬桃花而已
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
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
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
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
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於束薪鳳鳥
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嬰
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
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

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一鶉鵲聚
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
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旣不知有戒又烏知有
經雖建佛造寺自救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
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
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
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
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
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

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
于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
等賚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
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
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
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
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蜀賓大林以
至麴閣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
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敕入弘福寺

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剎乃百金磨立等
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
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
等分撰新寺碑志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
聯瓢接錫于法官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
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鬼特宗旨明教
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
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
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極五

有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
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
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
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
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官監必尚能言之
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
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
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途暮遠計無復
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

經像之所由造與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
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
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
庭有懷義僧而大德比芻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
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
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
惜哉悉舉而汰之今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
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
伎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

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臣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輒正襟相對感愴欷歔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 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成者請一體赦宥仰蒙 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蓋萬曆甲申之

十二年也近者 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

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於洪武之末噓枯吹生繼志述事一舉而 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跼伏田野無所報稱因彙彙建文君臣遺事以竟初志凡朝政日繫月月繫歲令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絕者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官闈亦附焉曰報國列傳聞見相沿而是非真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已鑿鑿見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曰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

增損一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文朝野彙編昔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
福壽戰歿 敕以崇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
卿 聖祖培植不三四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
非風厲之明驗與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
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
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片札
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
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

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
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
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
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
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竒弔古訪求其
故聞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
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績於此愚以是不揣拙
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
地志崕鐫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

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混蹟緇黃埋名傭販賣十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夫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將勸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

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沉英風黯澹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未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謚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

卷八集
三
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而○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禁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予予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蓋自古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撫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羣力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與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諛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尚暖箕裘晏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充牣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

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故
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我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
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
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
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
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
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
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爲完闕吾
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
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
平而闕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
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
宋以後博采及於宋元爲語林而皇明闕如也吾
友李節之性好異書自國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鐫冢
刻及稗官言無不綜覽因援臨川義例排纂皇明世
說旣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曰是書也節之有

數難焉晉以清言爲宗宋儒謫之以爲江左難端吾
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着塵尾處卽有之支許王
謝安在則甚難郡國官師名姓位號無一雅馴者則
甚難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可愕可思可記者
代不數人人不數事則甚難臨川雅好文翰名士湊
集所著有典敘有集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
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展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
助乎則甚難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奧籍皆出正史
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畧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
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則甚難臨川宗室之
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荊州知開府儀同三司最爲文
帝所愛重授簡傳餐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尚兀
兀因諸生間則甚難雖然假若畏其難懷不敢出則
吾朝之風流文采將遂化爲子虛仁是公而已乎大
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吾許
節之必傳者以此節之嘆曰甚矣眉公之知我也吾
雖不能上擬臨川氏然以視唐世說則加雋以視語
錄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兩公而在度必點

首此書以鼎足許我余曰然請序而著君之所難以告峻求於君者

唐道徵文序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以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

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
惟傾什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思小兒之攘袂而
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序我文以代紳語

王節婦完節編序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詠靡他之什或剋面引鏡或
務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
蒞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伊嚶涕泣
豈惟行路傷神忼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
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廷之女茂才王賓之妻

也齟齬柔嘉弱笄婉變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
箴叶吉鳳占通名鴈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
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
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
飛心逾荼苦玉韞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
璫塵栖綦履庭坐膝登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
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
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
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

殘嗟頓鈴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
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
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
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攫覆巢
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
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摘辭貞
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
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趙無聲全集序

唐婉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
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駿集名士觴咏昇平公主
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
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髯
畢意於公車業往往有技成而弗奏者豈衡文家反
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真耳苟真矣譬如書
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照膽之鏡
吹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
况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

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其子千里外乞序于予予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悠乎春絲之揚也淡乎黃鐘之律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真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於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卽讀者不覺而文之精采逼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雞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呂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範金土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與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卽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卽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手者幾希

趙解元手者幾希

王辰玉全集序

昔人云文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
貴賤之今辰玉是也予猶謂未足定辰玉辰玉十六
和淵明歸去來辭名聞京洛二十渺然人外借予讀
書支硎山因相與訂異日楊許碧落之遊丙戌予入
山中辰玉以春秋擢領解額士子傳寫其文如錄譜
謀摧頽十年一切愛憎口舌都復不較戊戌匍匐母
喪鮮華丈夫枯墨如削久之收召鳧鳧粗復鬚眉然
性至孝往往帖身束脰檢護相國藥食殆無遺晷間
以膳寢之餘給賓客酬觴咏弄翰墨不知何緣省治
文書撰述盈卷精微光明札札浮動又皆附麗經典
串發性靈度其才識頗近於不可思議者辰玉文成
恒韜在笥之秘齒臂灼骨不以示人曰吾不欲以區
區小技投窺人少年如驥子爭途雞雛索鬪博山中
冷眼人笑和意益嘆指予也予惟辰玉清遠簡潔道
義重而名心輕卽古人辛苦立言非其所急矧經生
言哉然言至此自不得以經生了之凡人之戰一鼓
作氣再則衰三則竭辰玉十年不戰何竭之有是役

眉公集
也於辰玉無所見奇但使海內知名之士猶得伏前
茅而賈後勇則辰玉故是左證雖然辰玉左證既爾
何應兩度勒次第二人乎文有定價毋乃欺我

眉公集卷之五終

陳眉公集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序

題禁齋序

婁江表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席門長卿四壁耳
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徧嘗不妄甲乙至是
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
口競爽是其禁齋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
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

眉公集
臣撰者三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蓋人間之豪
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
不得一焉天厨所供豈藿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
禁齋名是文意蓋出此雖然以神仙沆瀣視之卽天
子禁齋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方
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
齋勝人間酸餽子萬萬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
有骨者

紀遊稿序

晉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
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
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
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巽迹以
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
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
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
稅駕而耽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
問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

以許邁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汗漫
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班
于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絲矣立長安四
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
然於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譟而彌靜也
余與長孺之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
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
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
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莽之鳥
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
護緇衣謝鉢中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脫
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
從者焉遊倦矣余且解車休焉手王子紀遊一編瞠
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
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
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

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抒
才韻繪儗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
之涕蓋出其餘膏剩腹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縉
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
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
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玉
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筆花樓詞序

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
攝齋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
乏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
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
綺語破愁思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
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
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
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大司董玄宰制義序

代

黃炎有長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其豔且嘆于兼

技如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世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首龍鍾寢息魚蠹草芸而茫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躋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乎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卽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秘起家不佞仗節南還携玄宰文奚囊中意將訂其贗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匿羞澁不能解於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思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於聲偶四六

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翦裁非才美不足以繡
續非韻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子
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舉
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荅
能低眉掩面退而遊於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
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枵
腹博戰于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
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豈六合以
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

蒐羅鈎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
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
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讐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
二子有古書淫傳僻每以舉業餘暇漁畋於四游千
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
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於河取火
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
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
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閭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雖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遽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盡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甌碾茶一餅出錄中數束文藝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官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

篋而北遊于僑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
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
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
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煙雲樹麓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
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鍊陶洗必欲至
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

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
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
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
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
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
以雞肋而投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
有高卧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
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
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

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
董生歸董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抄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
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
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并百家而挾其精髓以潤色鴻
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卽時藝垂不朽者也施
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稱一時公
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飫聞緒論諸所服膺

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班矣先生天授絕人自髫
年遊黌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
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
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罣諸胸中獨好古忘倦
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嶽二酉之秘靡不沉
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
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
援飛猱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
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

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閱深偉麗逸宕汪洋
信手自成絕調而不可拘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
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機
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運造化于
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 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
轂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
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
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
請文屬梓屬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在
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周志齋制義序

萬曆戊子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
臣往蒞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喜而加
額曰是公某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
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
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
瘠存兩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噬其肉此非可以
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

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游刃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一間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勲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締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郟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颯颯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于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宮商之相生者乎公成進士于世廟之朝于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屐泰岱之峰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

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吏未有合傳予
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
者豈特垂式海內之多士而已哉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
朝旋奉 璽書敦趨召公父老子弟相與遮留郊關
車不得脂馬不得鳴公爲停轍舉帷惻勞之涕淫淫
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
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

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丸地硤民瘠捍罔嚙稅
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鬼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
邑雖靜伏方偶以比于華上如孤臣客卿乃兩邑委
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寔肩之公甫下車曰茲
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蕪管之灰旋
生一陽于黃宮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
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
懸敲朴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賦堂皇之前先後趾錯
矣未嘗緣畝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

羣脊抱贖焉立公耻爲鋤筭第兩睫所燭如明神天
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
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
逞折枝而起幾欲遁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亭鼓不鳴
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飾厨
傳過爲罄折以乞言笑乃薦牘芻午上天官民必手
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卽遊刃而治何以垂
六碁而畧無幾微之倦于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
自陸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
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
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穎有以
也且今之批龍鱗而賡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
豈素負名節而忍自後于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
十萬無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
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喉領且岌岌殆也舍親
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
諫書奏牘寧復有亟于此者乎予友朱某予姪某爲
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予爲文請逡巡從臾

一挽使君之轍予謂爾無以情故強公公目擊東南疾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蠲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于是兩生聞予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予之文其從而下乎

對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遺物今山人遊客逞逞借爲筐篚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鄉何元朗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所謂白鵠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耻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淪茗時少苟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蓋自尊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祝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嘗以熠燿之光而爭蜉蝣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間攜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巴在何必後世楊子雲哉

題李茂承詩草

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間有名家然于米顛倪迂頡頏而稱伯仲則難鴈行蓋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

所寄兩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籛籛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恒夢寐古人非唐響不出口吻言言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真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卧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益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絕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挾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爲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葉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秣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薛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

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鳧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始其于弼嘒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鏢也東南寶氣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遠左之上罔兩翁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叔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鬼神之仙者幾希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內也潛若豢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老猿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勅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

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狀亦修偉所謂魁然
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
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
交謹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恒嘆曰男子挾爪矢
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幃作鬢眉婦人也吾視五嶽
直螺羸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
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
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
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
地於形內控萬象於筆端者乎昔有黎遊華岳之巔
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登
蓮華諸峯至約寺僧以煙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
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履千巖萬壑縮地於掌牖之
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卧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
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電走其
爲文奇爽然其居恒讀書深心湛思冰凝蟲蟄以候

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
耦于古人而已也乃其爲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
行而不敢爲弔詭以驚時俗常曰雉卵之伏於地也
雷彌震入地彌深迨數千年而後化爲蛟龍聳鱗動
甲衝山破石如度織塵人之鼓屐而登蛾眉秦山也
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目然蠶桑耕稼
惟甫田平隴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
世之所爲蜉蝣熠燿以翕聚而後發散爲奇是以海
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
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
白雲而乃戀戀一蟻蠟功名哉彼蓋有所樹立思一
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霸越狎五湖
乃悉裝輕寶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
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
埋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今天下而有盡知范少
伯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文又
僞蒙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
故題以授之墨卿

眉公集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統衣之好披短
毳沉沉土墻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糈以
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戛金石往往出
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
而問若何人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
墨霧言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
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
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

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
拔俗之韻雖耻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
必有慟於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
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迎而
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
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
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於予因題其文
曰懷椿堂稿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卽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採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旣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通于劍術若范少伯聶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元裕咏歌先生縫衣而遊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汶汶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前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璈炙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芙蓉

之色遠而整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
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寶諸

國策贈序

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
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
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
如野鹿卽殷普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
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
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

濤七尺之軀閃于輓轡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竄
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
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
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
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劄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
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
益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
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
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

眉公集
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鎖碎而爲竹頭木
削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
鶴之暇芟剝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
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枋始于七
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
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
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
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
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
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
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
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
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
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
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于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
呈伎倆而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輓轡舌顛撲半生譬

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
真人符錄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
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
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
文而窮于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
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
游關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
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題南游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述之如魑魅魍魎之影也然
滄浪之歌芣苢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
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迺其父
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
特甚秋冬之交與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橐中
之詩草五色矣探奇弔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
投贈多騷壇酒鑪故其言嫺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
禪之玄寂故其言閒澹而清真欽之篇篇奏之余卒
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

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性情之理嘔肝枯髯
以傷天齟轉更伐也今興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
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竽琴瑟激自天籟者也夫詩以
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
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見
女語耳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蓋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
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
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聾坐客時前
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于詩遊閩之後
幽怨孤憤篇咏間作舅氏茅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
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
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作者亦不得而
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
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
激爲嘯蓋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并化性情中之
聲氣盡歸于烏有故文士之歌咏與匹夫匹婦之笑

啼其不能遇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
才之餘自能掇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
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真幽澹高
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
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
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
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真之故若
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
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
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
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居廬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
以外艱廬于鳳皇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
此真何氏白楊巷耶四方弔唁者非磨鏡自齋則束
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轍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
踵相屬于其廬吾師一一撒淚以應之檻成鐵筆成
塚也某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唳空霄

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縞素義氣飛揚其位置嚴
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其聲韻斷續如冰山羈
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調而同絕
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
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擅弓之文喪禮
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歌微逞逞
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
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哀授經門人蓼莪
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其弟子輩得因諷
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
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
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真像臨帖之與真蹟則又遠
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
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卽六朝諸公未有
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
情博于綜探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秘某不能窺其萬

備公集
一而時一感興達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
狀莫逃六鑿翕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
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
後臭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
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非拜參往時
者敢不能比于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真不媿
何部可外哉

鳳皇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
氣耳其束髮從師有坦席受書蓋吾師之文經緯相
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倪指而大要以氣輔理
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藉交
道日益廣出則公卿候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贄文
者踵相齧于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
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捷手一編竟
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解艫至鳳皇山寮焚香端
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煙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
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包

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
伏流萬二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磅礴之勢直與
元氣相爲始終蓋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
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當世莫有
摧其氣者以技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
化發爲文章經生墨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卽繇此
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
江河擘脉分于四瀆百川雖善沒者誰能測師之津
涘哉斯文也兆足以行矣故拂未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潁川之里時
聚德星古今交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
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
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
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偃仰與老農病道士
咯然班荆據梧之間而已而客之迫而迹者愈甚乃
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于明甫項君君
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援豪而報如山之牘蓋

山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函夫明月照
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斛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
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鐵筆不冢明甫能乎
哉昔索靖東七紙晉王平南廡日不去手永嘉之變
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于困學名奪其上
每以已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
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
如余畏客思逃而之于寂莫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
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玉鴛閣詩集序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
月猶懸西廓煙銷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
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賡和
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
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
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
在數尺窓紗蛩迤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
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

眉公集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
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
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
奮飛柏子爐寒茱萸珮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
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於蛛網是用收遺文于
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
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
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文苑豹斑序

予於崑山有讀書臺于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
在季孟之間近買艇做玄真子天隨生故事釣竿詩
卷往來三山中而于于將尤數蓋貪與沈裕父周旋
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
織林月出羣峯雪霽與余杖履相偶坐蘚石卧花茵
或間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霏霏如屑其
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經緯方內方外之事由學博
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予序予廼知
裕父帳中之秘蓋在是夫處士不讀書與老農牧豎

何異有如裕父沉涵文苑真能組繡烟霞繪畫泉石
干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
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
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籜衣紙白牛
騫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
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妬我

谷響錄序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
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翦榛洗石具敞人天之

觀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
矣藍襪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
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
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
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崑山便是坡老涪
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前後宰官居士
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
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
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泐

自公集
口烟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
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
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
聲會則何不掩耳點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叉手
躬身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窠外則亦能出
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眉公集卷之六

陳眉公集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序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饒蒹
葭鳧鷖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煙艇虛無出
沒半落几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
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籙錦
囊所襲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

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峯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
曰鴛鴦湖不堪濯纓三泖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
此中擷蓴膾鱸一識孫漢陽袁相國及陳布衣霜白
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汎矣于是吾輩皆舉觴
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
童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
之傍皆有題詠顧未嘗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
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
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諼者也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
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
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
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
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
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
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

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
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况于惡乎此其說空矣而
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
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
小而爲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
不可此真擔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
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
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
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
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囹圄福堂此真圖像也噫
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
子識之于是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
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

而述矣予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秘悉取二十一
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哀爲陳
氏逸民史旣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
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
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
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
所長是故負巖穴竇之賓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
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顏獨或仕宋而隱于
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般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

往畧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所作也
二公奉 詔總修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
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
其他多人動至于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
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
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鼙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
人遯士指冥鴻以高騫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
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顛脫蕪
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

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勲勒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雞林卽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壁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予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逖流音尚徽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

代

鷺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止相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畯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

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
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悱以至請祠竄嶺感愴
萬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予又于
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
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
文正之蓋鹽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
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
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
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

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
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畧慶陝賑饑
民哀枯骼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
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
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
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牋引誼據經率然而作必歸
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卽置之文正
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
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

析如流既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
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通顯
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
版之文悉出公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
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
子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
衡而稱鼎足况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
博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
卧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
警自砥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巖欲死上
不懟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思若忠
宣者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
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餽鼎叔旦舉而薦之
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
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
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
一家言此實藉當事者之寵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
全書驚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無賢倪雲林集序

昔泰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泰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卧清秘閣洗拭梧竹摩娑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

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蠟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予笑

曰香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陟岵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顧獨號松峯居士松峯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士教授樵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吾雖幕葉尉而性好泉石盤桓萬峯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謾謾乎其掠予而來也宛若置我于笙鏞韶濩間矣翁樂甚無以我爲念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

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于是復繪爲陟岵瞻松圖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憔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于陟岵爲今雖匏繫博士籍不及歸此不過鶴一枝鵲一巢耳若其進而簪筆承明之廬濯纓清華之選譬之于松承沆瀣曼日月黃鵠噉其巔兎絲緣其下卽徂徠秦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况豫章之木乎斯時也

使海內屈指名世者推本于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
巍然若魯靈光蒼髯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于煙
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
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咏居恒務
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孰有過
于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
且以釋孟修悠悠陟岵之思焉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
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
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己意而條達之以
不詭于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
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
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啜蔗之癖間嘗抽
繹一章冥思枯坐務至于點胸會心而後止卽深夜
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
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
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

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醜黜老者舊得之一言可
以振聾瞶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于作者
而已乎士大夫場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
摸誰假誰真至于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
綠狼藉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
經傳爲已任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于
世然未五十已蒜髮蛀齒自顧主平從微細夾帶滲
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慙而
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休
矣請置公一編于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
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峯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鋪隨其
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
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脉大勢飛躍
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
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
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丸聶隱娘徐夫人之七首張

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
耳極之須彌納于一芥虛空生于一漚龍藏指甲蝸
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
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于奇
書無所不讀才雋而識高采博而鑒細此集雖小題
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
若以擬唐人詩家卽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
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語而爲之序

高長柳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柳交十五年餘矣長柳才情雋發下筆數千
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卻走其他經生公車言
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柳杜門謝一切不
急之交善刀韞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
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恟則章邯謝玄軍乎
綦組相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崑
崙奴聶隱娘之劍術乎縱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
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
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真人之息也踵霜降水落迺見

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柳之文非得之驟而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卜之矣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九劍及一切異人異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葷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

子袒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纍纍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

心雖不屑屑于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于語言文字
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
內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
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酷老鶴
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
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
事畢予然後置邯鄲道士枕于朗閣以待之
士蓋代徐澤夫自序吹篴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于冠裳志雅羞

乎紈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禿鬼
頭之穎于焉染指或可嘗鸞乃材拙屢擯于大方之
家而命奇巧弄于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冠分飛舉
舌視妻恨牛衣之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
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末技
之雕蟲余孺子以舉業駑駘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
牘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
簾幃而竟去支頤頻蹙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
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

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
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寃夢皆疑兒
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岐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
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
希帝敝宜拋河清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
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
鋏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餘
而嚴訓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
蛛網之久縈耳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于三

昧聊呈露于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高懸腐鼠抑亦海
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
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于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冥
鴻不下普造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
季孟之間終慚曹苜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
骨肉團團酒杯懌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
雞肋斯在無雙遜于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
金石之音奏樂且擬壘篔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
于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

一東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尚書家言其文昌于時矣虞卿深沉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予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迓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螟蟻賊

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芻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相輔而行其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于天下而以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荒瘠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則蝥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予山冠

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閒田
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雨老農尚有微
長歎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鉏以觀兩君之裘馬休
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尚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尚書文哀而刻之題曰尚
書口珠以謁序于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
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
其粗噴烟飛沫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言

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尚書言故嘗習徵
珠事士必博物強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
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
其文澄徹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
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
有閭風雀間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
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
宋述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
先生之善喻文也于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尚書口珠

論贈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錄一通
丹鉛其刃至無所容筆槩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
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刃及
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
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偬間
半以空拳博戰異日立 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
畫笏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對門人輩就予絃誦
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拈示之
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 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帙
然不過義鼎之一鬻而已童翁曰此亦可贈炙人口
請梓之名曰論贈

菁陽集選序

予于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
者無能加菁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
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于藏名如此先
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
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

落宦轍逡巡于荆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
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
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
拂拭酒壘時時觴咏不輟如太白之殿衆星朱霞之
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且益工者矣先生之詩自
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
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
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遺海內其誰不比面壇坫
以從乃過自鼓匿慨然有身隱焉文知帝我貴之意
當是時何李雖謝徐迪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
與詩筒往來迺知武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
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耻
如先生豈非前輩一代典刑乎雖然先生軒髯域中
矐目霄外卽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
人宜其出入遭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光
父始克搜緝遺牘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蠹腹將不與
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于藏名如此
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

劉共父共父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變商卽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懺之然海內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輒能相其醜好真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赭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

氣淋漓俯無天子及六宮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真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真才子也孝若十五卽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韶秀清華深往沉鬱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猴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蓋

珠貝葉幽屋巉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
之才如此而又能深心湛思與天上與淵沒蓬蓬乎
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
有真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型日磬
被貂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夷而
虬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
此矣孝若之才真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
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眼請以吾言質之

陸宮保適園序

代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
山川風月者也予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
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
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
之睫則園于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
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
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擾四
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
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

小閣出于樹稍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
先生藍輿造之日偕故人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
中蓋世之雕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
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
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
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撤土卷石宛若五岳
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
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
之婆娑偃仰于是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
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蕃蔓草惟二公
之荒陂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
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泖
上甚數嗣後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
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
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
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

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予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予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偽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已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予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予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躐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美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榮祿流離宋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古今粹言序

予遁峯泐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
僅于殘書中蠹遊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惡知
文哉不佞竊觀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剝
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
強而不快喉素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
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
何自苦于是剖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
襍見于文字中蓋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
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社之巫祝非禮也市

僧之嫚罵非俠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
此泥今之過也泥古者如徒以史書施之金石碑板
識者噓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
馬之圖舌鳥之篆岫嶠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
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
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是集自孔子家語
左國秦漢唐宋迄我明先輩諸名家稍稍哀聚余亦
未逮較其失次失款而門人輩已私從剗刷氏之請
輒乞序于予曰庶令初學者一寓目而爲古爲今盡

眉公集
在遐覽可乎予嫣然曰聊以付童子呻吟之一助其
舛錯缺畧令賞鑒家爲之噴飯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若夫抽其神理遺其皮毛而不泥古泥今古與今盡
屬烹鍊中請以俟當代之知文者

棘隱園漫草序

予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
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
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
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

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
耻談戶外事軒髯營目意不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
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燒于病
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
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
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
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
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
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卧

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
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
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
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
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鐵冷篋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
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
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恡
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
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勲伐也且伯度不聞
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
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
方伯度矣

○甲秀園集序

予嘗讀鼂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
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
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
予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
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朽

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讀天下書友天下士
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
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與欲
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
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音耳君綺歲嫺公車言兼綜
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
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
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游
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

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
皆感愴嗷嗷褰帷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
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逝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
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愧
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領吾愧
君君交游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
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
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
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

可弋出有魚刃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
君孝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
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
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聽然而笑
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
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
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
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中作
活計予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
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
鐵筆冢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卧君哉山中清課請
專屬之眉公何如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束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襄陽袖中
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子孟元片言出
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瘥不及向
河干歌渭以別旣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
視前彌雋彌古而感慨牢落之意時見于毫楮間憂

然崩緘彈而唾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
之高才奇節往往托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雞肋
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直與青山白雲等
耳黃魯直云四海皆兄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
寄此一夢况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
藻相映發奉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于燕趙聲
者孟元饒文章經術是早特其一班若世有大人先
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咏其武城之
絃歌乎先生聽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噶

矢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
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食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
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
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
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
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鋪俗人治生道人學
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

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
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
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
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
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峴爲冠
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

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
曲爵分慙呵詈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于腐脇
何如隱囊紗帽條然林澗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
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濶豪士升堂酒肉傖父
亦往往擁肴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
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
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鉢兩茶不得出關恐濫
觴于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
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唐

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
茂卿曰諾于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沈裕夫棲天馬山沉沉如孤臣客卿春時遊槩簇簇
門外酒香歌聲唐突十步之內乃裕父日扃戶洗竹
刪花不接俗客客至從花竹間退避如避虎子客去
但拾蕉葉掇古人遺事續門析品成若干卷以佐高
枕耳昔人謂擁左右書勝南面專城今裕父身作五
色蠶魚浮沉墳典堆中使讀之者若掇珠翠羽零

星可珍如此書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諭糜
司空圖松枝筆暇則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一
書則勝于神仙赤文綠字多矣雖然山中近有大拙
長老挂塔無影樹下方不立文字裕父得無慧業未
盡掃除否顧黃面瞿曇洗空一切尚不能了龍藏五
千四十八卷則謂裕父蕉葉抄便是拈花微笑未爲
不可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

野震之解邶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攝心鬼居
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間者有行
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
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予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
先生斟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
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
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
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
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蓋記姓氏以矢勿
諛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
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
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
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
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
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
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

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懈薦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繫平亭而予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語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者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母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

者輒握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
不相親而予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
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
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滿之寔不能
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俛上當路教誡之
又捐俸及贖賑以新學宮并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
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
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
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
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萬曆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績書于天官氏縉紳父
老亟請諸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旣已首列露章薦
聞于朝謂公者固天子屏御間名守也上方
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旟熊軾烏可無往于是公屬
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續食載
公後車入覲于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予
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用良于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

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剡辨
矣予則烏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
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于耳目之外而人有
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
盜黃潁川興化蜀文翁飭學鄭青州賑饑公之爲公
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
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
膏沐焉夫 天子之政分于守守之政分于令如使
守挾其尊以踞下下爲伎以忤上上下下相猜燥濕敵

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
亦安所藉手以報 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筮壘相
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卧理有餘
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于
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署出爲良二千石其
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苴以飭吏
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于易公
以離照而三侯以巽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
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

虛中受禪于鼎爲腹三君子誠絲以焚御轡以佚承
睫盼嚮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于鼎爲足若此
者天下之完鼎也 天子以明年坐明堂開闡闔貢
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
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知序

代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
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勝車在
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華亭卓魯也父老

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
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之爲華
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
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
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
其謹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
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
闋 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
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醮禁清陂塘收骸骼益葺

月而上下之間宓宓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脉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鏹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倭奴唐突鯢鬣漸張公旣用其精于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穎將復試于熟邑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卽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

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卽公絃歌武城矣他日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以章東吳循吏之盛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于縣令司理令宰一邑而司理間以使者檄劾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如洞垣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痼瘵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恒倚爲察淵爲隼

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恒揣爲貝錦爲伏戎而誠正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益自爲理于松者三年不獨薦書旁午首推轂公卽父老子弟以及于逢掖諸文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勵操則淵魚也其剽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于上下之間而均節于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感而以威見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于公者心無所置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于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之矣公旣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旣以顯庸其所自出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鎮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某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請得一言爲賀夫詩推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馘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嘻此學博之所以不

能忘頌于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

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爵氏課績奏最天子
爲賜誥以褒榮其兩尊人于是紳裾以下矢詩歌
以彰盛美琅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策
褒而襲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
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
相史官觀民風採聲詩則納而授諸工瞽畢公之計
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倣古鳴玉而

贈言者爲賡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
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
以來皎如水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紵是也
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冕堂皇之上豪奸巨猾以爲
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鈎鉅而片言立刻矣詩有之
遇曉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之章公嘗一再攝邑
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
茲是也請爲公歌洞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于公者
若控諸父母有干請于公者若徘徊躑躅于師保之

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
請爲公歌思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徼令聞
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
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
成薦牘旁午上 天子將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
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高高之
章歌闕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
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曆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
我白陽司理公而尚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
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冢孫嗣大金吾序

蓋 肅皇帝中興于運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
起自南服爲 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庥命則
惟文貞徐公實應之 穆宗嗣寶著有勲猷于是以
九載考績 特旨加公伯爵俸蔭一子爲金吾將軍
公對颺稽首稱萬壽者三而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
寵利居成之意 天子俞公 旨停止伯爵而還金
吾將軍如故蓋異數也公拜 命以授其四世孫次

第爲大帥而今逃襲且至于五世矣嗣君方脫襁褓天子卽已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慧韶穎伏地虎拜如成人禮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禁詰戎兵爲天子爪牙甚則直廬宿衛侍列經筵有衣金紫至璘玉稱宮保者其真古之親臣世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今官父子並九列得賜與朝請其一時光寵莫及

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于大官則將安所報稱以矢之異日昔者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先帝且能擁衛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玉冊金滕炳若日月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吾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于無窮而豈止今日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鶯奕奕有奇表他日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閥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

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
之琳琅滿朝永爲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
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耦類坤卦之
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
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
而爲清通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
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

理備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云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脉
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驪而不覺或以雜
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貿貿
矣婁東名醫雲谷穆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
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
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卽不肖老饕且將捫
舌而思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
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

眉公集
節知節則自然身心俱泰。雖謂食物輯要卽頤卦節卦泰卦之注脚可也。讀此書而雲谷之精于醫道并可知矣。是故眉道人序而傳之。

陳眉公集卷之七

陳眉公集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壽文

○壽官保陸大宗伯平翁序

代

往先生八十時 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官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八加有三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于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

如玉腕變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
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
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觶
之役諸君則洒洒載拜遙展南山之詩以頌古禮者
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
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鄉大
夫也而諸君率又斌斌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彿古鄉
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
也禮也獻生晚年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
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
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
竺乾之書與裴相公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
曠曠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亦足以仰窺先生
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覩先生之神者也嘗聞
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
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
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

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款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譬之其在朝如泰岱峩峩。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游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伯宗陸先生知愧。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卿法。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做先生以之。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代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輦琛輿璧。登樂獻歌于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鄉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耄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

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
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
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
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
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
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卽賢愚修短
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
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
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

政公嚙喑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
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
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斬然如絕壁斷崖
人無所附麗俄効其一二借事鼓釁者相繼罷去其
氣之必伸者二禁諂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
醵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
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
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生故吏効無貸
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 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

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雁糞直達

御前

上爲之親

降宸翰

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

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

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

儲議未定

皇上且疑

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

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

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

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

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

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

微小挫

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

以得此于

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東脩以來爲

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

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

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

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

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卽公亦未嘗以毀譽

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

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

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後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胷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艸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參。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

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炁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于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王相公七十序

婁江王公之七十也。公戒門者無內客。客無得內庭。實亦無多爲卮詞以譽我諸君子。謀于辰玉曰。然則壽公且禁何。辰玉曰。是必屬陳子。陳子聞而笑曰。太

保公小心翼翼人也。生平鮮食寡欲。如清蟬警鶴。考
鐘伐鼓而前迫之。有駭而去耳。雖然公六十而致政。
七十而杖屨如故。飲噉不少衰。知足勇退。幸不爲少
年所描畫。則乘時行樂。以無負。聖天子賜歸田里。
優老閔賢之至意。其在今日乎。曩東宮未定。累疏
凡十一上。內調上心外調衆口。三王竝封之間。
公心膽墮地極矣。卒賴公居中調護。而後有出閣之
命。而後有長幼之序。而後有辛丑冊立冠婚之典。
公不樂誰爲樂也。冊立冠婚成。辰王以編修官頒

詔四郡錦衣擁傳而歸。帝若擇公之子以報公者。
而未幾。行人奉璽書存問。繹絡至矣。公不樂誰爲
樂也。辰王領解額家居不出者若而年。出則科名高
等。與公相雁行。能使世家重。能使主司重。而又使公
之文章相業益重。天子聞王先生子。且爲之喜動
顏色。公不樂誰爲樂也。吾鄉陸公七十時。大行君甫
十一。今辰王嶽嶽玉立。又且謝史局歸養。公不樂誰
爲樂也。余晚生後進。未能日從公爲岩居川觀之游。
數訊公杖屨動靜。及飲噉多寡。以爲憂喜。比聞公家

居多畏客。犢車魚艇放而之乎。塊莽無人之野。則太幸。返則掃圃杜門高卧矣。豈公名位高度無可與語。卽欲語亦無往人酬往事者。審若此直欲作無口瓠耳。姑無論往昔。試與公屈指二三十年來。朝局變遷。物情反覆。中間士大夫愛悱好醜。與苑枯得失之故。風雨烟波亦大畧可見。初公忤江陵。江陵敗。公起田間爲十年名宰相。旣納相印。其次第後公秉政者。或賜襪東西還。或謝棧車牡馬不御。布衣徒步出府門久矣。回視登鸞坡入虎觀。雍容中書政事堂。博不得

公北窻一夢。况公更耄耄及百歲外。俯仰感歎日具而歌。又當何如也。余以是勸公。及今無畏客。彷彿方東都洛社睢陽諸老故事。相與宴會賦詩飲酒繪圖。以爲樂。公笑曰。是又期往人酬往事也。余所樂非客所知。余以布衣至卿相。賴天子明聖沃心造膝。無所不委從。前者召對。面承忠孝之褒。及其行也。又降手札謝過。歸而不忍以蒲壁強也。世無如知我如皇上者。兒功名何所置。重輕特其讀書重廉耻。斷斷家法。又將爲王氏善人君子矣。且性又孝且溫。把

搔痾癢冷熱苦樂不去側古者下車里門浣淪子舍
有是哉烏在其多男祝也世無如知我如兒者公于
朝則君臣相知退則父子又自爲相知天壤樂無以
易此矣余雖以樂樂公公無乃俛首一笑乎無已請
歌抑之十二章屬諸君子進之以附于武公國人交
警之誼

陸宗伯壽言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 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
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

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禱食僦屋
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
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
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 詔書在門公虎

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 闕庭

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 朝廷求舊

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 玉音及卿士大

士之嫺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 王言在前禮
不可以序乃特屬繼儒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

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
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
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
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袞同朝數數引歸自後
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九十餘距
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
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字如雷如
霆後先叅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
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

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
擊其菴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
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
閑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
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受一世
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
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
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
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

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泐泐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尊壘。下叙私交。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纒纒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歟。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鈴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母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歎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外。上不時出片紙。敕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

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辨。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願。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峴。儼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歎。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閱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

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異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剪鯨宮。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及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釁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

陽之朝。口騰僞讖。雞方索鬪。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此古人所以歎羨于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正。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

怯寒暑。手料方藥。倏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歎。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送。司馬公獨不爲留。耆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耻與鄉衰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

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日
否否峰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
荷衣蒞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
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
觴。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
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
受。歟藝之云。某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納。

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
訪。以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
後書問。邇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歎天
下有偉人。二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震天
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後進倡。先生
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只退然如寒書生
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嚙笑喜
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以自助。而先生獨往
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禡官

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
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
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
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
以不識先生為可耻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
啟事皆指為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學不得先生印
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
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篋以加矣及今甫
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

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

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為天下之龍首矣神龍

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

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

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

六龍之為潛為見為躍為飛為亢總之皆以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為主武公年耄箴儆不忘于國召公告

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謹末路如此而龍

溪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

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辯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卽爲禮。絜之。卽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矩中。卽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脉。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

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厲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
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
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朴素門庭蕭閑
間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權碧
瞳疾步健噉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
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

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闈林氏三世四尚書下
亦爲郎署牧守而嘗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
山游言貌願朴視寒峻無以異詢其尊人則約歛檢
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
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
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
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
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
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

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卽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蓋寥寥焉近

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
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
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
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艸蔬泊如也庚
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
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
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
記父老言三四十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
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

游滹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擗面甚有遺
簪喪屨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
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
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
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
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卧擊木而歌歌聲如
清球古璲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伊吾和之無
論身不闖城市卽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
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蛙齒衰相

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鳧鳧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
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艸種竹築室于天馬之
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
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
清泉一瓢當以相供并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
何如

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
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投書每思梁武有二云賓

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于瑯琊絃誦之
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
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
一時而仲華繼之仰籍先闕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
于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竒遂
此不復與羣從襍襪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
先生于是灑泥芟艸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
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艸堂樊之以槿垣
紆折之以栢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窻素屏先生日高

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造，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磐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律，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鶴，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啟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予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孫太公七十序

余喜出東郊游柳岍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糶營一畝，宮破垣敗，茹賦詩鼓琴，宛然四休居士家法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庭頓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雁洲翁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

漸瘳有客策子母騾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笑曰我
 得此騾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
 乘騾游市中每上騾背太公如扶掖小兒狀整鞍引
 韁按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
 外騾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艸量水已具棧下矣雁洲
 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願父心居
 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菽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
 而乞藥者輒應貧無所報謝者畀藥復如初子幼者
 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牀歸則

公卿名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艸堂加腐
 而新湘襲芸裏之書加牀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
 名釀折芟烹瓠加而為菜肉盈簋太公每歎曰有兒
 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憾矣余憶
 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雁洲翁比長與太
 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拳踵蟠結可狎
 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
 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廬問太公者予故命子
 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

義一小傳或有徵于予文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柄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寔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使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愼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閭墻宿帷粹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

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照綺右綺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日門未闔乎雞驚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

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
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隣嫗至則曰漚麻乎
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
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懦不
事飽卧爨下乎大叅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
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闕于市號于門
譁于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默相多
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江浦鄭氏其他
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
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
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
可量矣士訓昆季驟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
而觀焉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予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
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
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
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

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
介于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
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
林鳥欲驚或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然香瀹
茗復如初予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
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
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
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
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
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予追隨舊
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
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
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
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攀鉢爲居士宰官說
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
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碧漢金公六袞序

蓋歲之辛巳碧漢金公壽杖于鄉其賓客徵文爲祝

也言公六十矣渥顏鬢髮尚兒齒行如翔鳧而舊如
立雀不須杖而起也意或受至人術以恒其天年者
耳然攝形練息如古稱安期羨門者流此而不再得
也人函五常之性肖天地之貌秉靈抱和一與造化
等而屯膏謀府競隙中之末光遂謂司命者得以制
其算不亦謬歟乃今徵于碧漢金公公自束髮時業
已彬彬稱有名聲文學之士已遊成均輒厭罷歲從
諸名山中夷猶歌笑以寄其寥廓之志如武夷秦岱
月雲五臺之間兩屐幾編矣且亶亶向人樂道其事

至舌燥而不能止也無何爲南豐三尹不期年而部
史臺令之下檄褒寵者凡十五舉焉至于釋寃女之
獄褫豪氏之產而民之樂有父母也士大夫之樂有
治也蓋不敢以一命忽矣俄遷寧遠丞補大其所施
而公竟解去日與其鄉父老子弟鵲冠鳩杖以逍遙
于無爲之業而縉紳先生亡不引重之郡守進公于
鄉飲而公勿欲也嗟乎倖功者非仕之貞希名者非
隱之情與物委蛇而進則有以自顯退則有以自休
斯達人致矣况一丘一壑公固有夙緣也裹三日

之糧負千里之笈飛鳥霞嶠曳裾花浦探奇覽勝豈
無至人如安期者流出而與公撫雲烟騎日月者乎
藉公雖倦遊其諸子皆已籍籍蜚聲于莠林所以暴
其輝光以大公之閎閱者有日而公又能自壽然則
揚朱披錦高歌侑觴于杖屨之下者豈直今日哉不
佞請爲公俟之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

代季雁山

今天子在宥憲老乞言凡諸鄉國一切耆願台耆之
士類得繫沾榮施卽艸萊黃髮咸奉上德以康而樵

李馬公一泉亦以皤皤寵佩章紱閭里以是艷慕而
不知是未足爲公多也公壯時負射鵰之技曾以明
經舉進士於畿試禹山君繼起唾手取雋命中甲榜
而禹山之子渥駒千里疾無留行會以毛錐之穎稍
露頭角公方怡神適志愉快遲暮淳如也緬公往初
其尊人味梅公以布行義慷慨厚施世父則驄馬標
風柱下名家九族之人累累負金印以五花稱貴也
豈不足自張伐哉雅非公好也門第鼎盛矚矚蹈禮
不踰引年受服郡國隆齒恒典公視軒若莛而乃以

此芥蒂哉凡人韜精厚者發祥深種德茂者食報遠
世宗時富于春秋倘羨長安遊冶試其剽犀以昂頰
其間詎不逢年乎公固養潛葆真不盡顯其暉以附
青雲而蘊五綵以澤來世嗇歛之極結爲大年今之
以八十稱老也特上壽之始耳虬楓勁節不芬泄于
繁華而歲寒終古幹柯自在此物理大凡異日者庭
玉交映綸渙褒嘉荷天子寵命公且以其平格之嘏
享戩穀之慶奚止循憲老故矩乎何君俟菴公之分
弟懷梅公壻也先是其尊人與公游燕而驩遂成瓜

葛之好今其子孫振振琳瑯炳耀原原本本所從來
遠矣俟菴于公之壽也雅念冰玉情不能已已乃郵
書乞言于余以介眉壽余與何君姻婭其子進士君
士抑屬余東床而禹山君又余同年昆弟交愛最深
憶昔承乏樵李欲登堂爲公壽而未遑以俟今日乃
今日復守建昌又未能親捧尊爵以從事于屏楹廊
廡之間俟翁他日至百歲眉壽余將進以綠玉之杖
紫霞之觴相與採月尊湖泛槎烟雨從公索仙李而
啖之未必不勝安期大棗也于是授言于士抑君而

爲余先侑南山之祝云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甓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其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

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促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彋彋也。先生凝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姪廩廩，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甚。

奇賢豪借譽饑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
平生經國大畧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
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
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
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
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
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渥手驪
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
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
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
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
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徃徃絕臧否含瑕類
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
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
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
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
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管啟期之健而去其貧
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

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
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且康矣夫先生既
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
日山冠田衣長鑿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艸之
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
如甌甓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
人也豈不樂哉

賀張光祿首峰翁八十序

代

不佞受役鄭藩里居三載而以癸巳入竣桐圭之命

比四月爲首峰先生八十壽辰余業已脂車秣馬不
佞從賓客後捧觴而歌南山之篇及渡江乃始操墨
卿屬一言爲壽而勅青鳥獻之且以重諸兄弟共祝
之情因致不佞年家子之世誼也夫張之望于華亭
也自東海公始也公之文章節義如黃鍾大鑪峨嵋
岱岳巋然震天下而其後簪綬纍纍數傳而至先生
先生博物宏覽能上下漁畋于四游六合之間鶴立
雀起蓋張之聞人哉先生才高不獲顯其子龍州先
生用乙卯歲進士又以數奇不獲具萊綵稱千歲觴

先生笑曰夫造化小兒固欲調我也吾聞長安粟可飽金馬門可吏隱我需次一官婆娑自老以待二三孫雛摩九霄而颺六翮豈非乃公事耶于是謁選得光祿丞掌醢以單恩封其父母如已官而未幾長孫舉乙酉鄉試其仲若季皆以茂才異等廩于官翮翮乎雁行而稱三鳳也先生遂解綬歸剪榛洗花種魚呼故人父老進而觴咏池上經案蒲龕筆床茶竈先生日徘徊宴笑其間瞳碧輔丹宛然如神仙畫圖中人今八十矣諸孫琅玕玉樹映帶左右先生尚能扶持待詔誥封之榮譽諸長庚太白獨殿諸星又若高松挺立于岩壑之表雖中更霜雪而虬髯龍骨久之化爲芝苓以自潤則先生今日之謂矣先生之壽辰與純陽子合而又自稱首峰以鳳凰首九峰而出也今月屆清和桐影新碧諸孫捧紫觴而賡白雲之曲三鳳齊鳴豈減鈞天韶濩哉九峰之顛吹笙拍鶴而來者又安知非純陽子也不佞雖渡江幸救青鳥還封報我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

代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
多壽予疑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自戊戌以迄
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
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 璽書其次郡守蔡
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
繼八十而張公猶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
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
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
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

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影附聲
惟恐眴睩唾涕之不及旣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
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
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後不爲求異能使仇文
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
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
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
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哲不習而忘巍然如定僧高
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閒而望日以

重後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
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
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
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獄
獄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者昔樂天處牛
李交惡蠶起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
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
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
無子今遶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
一編殘碁數局所在靡靡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苦
至于八十大耄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
峯泖黃髮宿齒賁相望千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
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光采陸離真足侈東南
一時盛事又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策之上哉予往
矣不及登堂爲公郵百歲觴乃郵文于吾友仲醇奏
之而遙望壽星在斗牛間則請爲之洒洒三祝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

代

萬曆丙申秋七月爲淳菴盛公六十凡鳴玉大夫逢

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如酌已子
若孫雁行庭下復手鄭爵者三公神益王宗人賓客
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逍遙而從飛仙者游
故乎書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
于司命之手而常制于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
爲之誦信弛張則所謂出土直以治天下歛精神以
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而造化莫得與焉
往不佞甲子補博士弟子員而公方試邑諸生哀然
舉首始識公于曹耦中雞羣鶴立不佞不敢以雁行
進也家太常重公文更奇公貌命予從公游因獲稱
小友而公以是秋領鄉薦旋成進士作臚唱第一人
時家太師文貞公方在政府亟稱許以爲螭頭虎觀
之間非公不足以爲鄉里光會有忤者不果用循資
授廷評數月聲聞隱隱動公卿文武秉衡者爭欲得
公以爲重不數月卽轉武庫旋轉銓曹家太師與冢
宰楊襄毅同心輔政一時名流宿齒物色殆徧天下
至今屈指 肅皇帝朝後先人才之盛雲興霞蔚獨
當中午不知皆公啟事中也已家太師解政歸而

時貴因目攝公出僉楚泉旋致其事論者以未究厥
用爲公惜公慨然歎曰主爵者實知我是欲置之九
峯三泐之濱而逸我以老也其囊中之穎斂而不試
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冠
衣之綉更以髦皂之囊更以塵其胸中之永鑑不盡
其奇而以試于尚論古人品騭後進其名位不大酬
公志而諸子皆以追風之技干霄之羽入颺家聲出
稱國寶公樂哉碧瞳丹輔飄鬚美鬢貌如澤而氣加
冲望見者不復知公且六十也藉令公資適逢年以

黃髮服官

闕下雖能談笑而能揮鼎銘鍾食之業

然烏能如今日之陸地而仙者乎造化欲嗇公之遇
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嗇其神欲公拙于爲時而不
能拙公之巧于自爲婆娑歌舞日與醉鄉及橘中老
人以相角我固度公之算且未艾矣邇者天官氏奏
壽星在吳會吳人多得壽而 聖天子方且綏寧東
藩海外日出之國修呼韓故事稽首 闕廷則江南
尚有寧宇而不佞得從公遠游名岳或近修香山洛
社之業相與夷猶徜徉以咏太平願不大愉快哉請

自今公六十日以爲盟始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
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
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奴僮僕各秉異尚往
徃笑薜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
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李公
名家子也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里黨弱冠謝舉子以
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交無少長悉御

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岍嶠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
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溫言微笑自挾書課
子而外入閉門出循墻視一切慧而游大者直秋葉
之墮前耳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
上公懇懇窵窵卽艸蔬豆觴必相與斐亶終日以爲
快雜卉滿庭殘碁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于予
予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瑣閒居恒得
子弟精以佐公歡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
繞公膝下故公雖家彌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

而貌彌澤嘻此豈有所秘受借靈于刀圭之助乎哉
公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
止處造化故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入穗之勞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棄瓢之僻處不違親貞
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
也予侍公二十年餘雅亦以隱操自喜上不屑金馬
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放公意以教授他里而終不
似公能自固其涇涇匹夫之節俟公百歲醅顏童頂
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向先生乞五千言以
却老公其有以許我否也儒也鄙請從青牛而後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巳酉春王鄭母沈宜人屆七十遠近宗黨上壽者布
武堂下宜人念歲儉勅無內觴無刑牲無召賓客考
鐘鼓爲里巷觀諸子謹拜命而錢太學陞者宜人壻
也則遣子甲徵走雲間徵陳子一言蹠而奏之宜人
夫世俗束錦羞壁多乞靈于通人之門錢君獨否否
而屬之布衣野史氏將無古所謂謀野則獲者歟宜
人者鄭比部平泉公之元配錢太學陞之外母也鹽

官甲闕首推鄭氏錢氏鄭以端簡尚璽公錢以給諫
公皆上書極諫忠節震天下其子女遵禮導義折節
爲恭儉世稱姻婭而門行峻整亦相當比部旣通顯
宜人節縮佐之浣衣疏食衡身井相間逡巡女君子
也宜人難子比部又鮮姬侍嬖幸之好宜人遴名家
女以進初得忠材次得恕材宜人鞠抱之不離襁褓
卽二女不自知非沈出或語之曰汝曹實非沈出二
子不笑則啼不信也稍長遣就名師傅溫甘相屬甚
待他二女亦如之比部捐賓客宜人綜理內外遠近
之故通敏如意而响喙子女益甚裁腹約口累而積
之門戶婚娶皆有案檢今忠材恕材文行競爽稱天
下知名士其女一適劉一適錢者又皆江左士族之
最生女孝秀不減曹鮑諸甥多宅相長者摩而飛次
亦鳳雛鸞鷖歟矣余惟易之論睽起于二女同女而尤
莫甚于妬妬心蠱起閨墻信闈靡無不有爨兒竈養
皆得鼓舌而操離合之權造端構末投兒殄祀如王
丞相長柄麈尾短轅犢車直尋常小虐耳以宜人小
星樛木之德前匹古人端簡如髮之祚引之千鈞錢

詹公集
氏子女成行奇慧可念本之太宜人實載德焉今春
秋七十飲噉聰明不少衰兩家除舍迎養鄭酒上觴
如長庚曉月分殿衆星又如斜照夕陽回章霞氣于
青漢碧落之表斯亦晚節之極榮已且忠材恕材雖
未遇宜人陳引家世且泣且訓率給諫尚壘丞上書
直諫之事二君他日成名必能以忠節報母豈惟比
部有子實則端簡有孫宜人之大有造于鄭氏者功
豈在百世下哉日前區區小年何論也太宜人聞之
其亦引滿而加一觴驟然有當于余言否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往巳酉仲冬十九日吾師徐公開府之命下松老穉
舉手加額恨不公朝發夕至相與盼盼望于兩淮之
間公以太恭人在侍逡巡節鉞者久之至是辛亥春
王二十九日爲太恭人設悅之辰稱八十矣公正已
率屬遠近文武將吏懾公清嚴束錦羞壁而不得前
公且曰吾奉太恭人訓但飲吳水有以一庭實及門
者無論上悖 簡書且何面目見母氏松老穉走相
告曰公于吾曹有并州之義卽不敢庭實獻寧忍嘿

無一言吾聞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某等芘且飲于公久矣無已則屬之陳子庶幾信而有徵陳子儒却立三讓而不得辭也公以庚辰進士起家松司理嘗迎太恭人于官司理之署淺決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間爰書多平反輒大喜否則終日歎故公讞獄恒加洋而所出寃繫亦無算比時公治最稱吳中第一鄉衮申王二相國俱在揆府公僅遷南司農郎以去太恭人笑曰汝理于大相鄉所得止此幸不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是真吾子矣公在南都日與鄒

南臯諸君子講道切劘官日冷而識日進已出安慶守其治又稱吳中第一遂以卓異拜光祿丞太恭人則又笑曰理官于臺省較易而吾子易其所難二千石于九列較難而吾子難其所易雖然吾爲子懼何以報 主恩而答知己公遵養十餘年 天子特召公節鎮吳中公下車去汰去奢去浮去玩與文武將吏相更始已而歎曰我昔侍太恭人于松署每念吳富穰號稱陸海而億萬姓藍縷載道甚有鬻子販女流徙而輕去其鄉者則困于役極矣坐視民困而不

能救可奈何太恭人曰姑待之及聞新命躍然曰吳人從此甦矣雖然以東南數千里之積困懸于汝手無繫一官且無以八十老人爲念公拜而受教至是檄所屬郡邑自相國以逮一命皆限田如法縉紳始而駭旣而靜不敢譁久之相率奉行惟恐後而公所上疏旋得 俞旨旣嚴且溫昔周文襄之均田以十八載餘而公之均役不三月自來豪傑行事風行電掃未有疾于公之今日者也公嘗有言此法不行吾且以官爭爭之不得請乞餘年畢身奉母課兒抱孫以娛老人亦復何憾公惟以太恭人爲重視富貴輕去就輕而一切之譽誹恩怨亦輕以此法必行行必信雖謂太恭人實有大造于吾吳可耳假令循資養望漫無短長以貌托于坐嘯畫諾之間脫有天幸亦不失八座三公如所部方千里之倒懸何以方千里之倒懸一朝立出之焚巢沸鼎之內且舞且歌且禱且頌其爲太恭人壽多矣公奚必紆金佩紫鏗然委地親捧膝前之觴乃稱快哉公官相卿能不阿官計部能不染官太守能不束于格至今爲大中丞猶然

一十年故吾信口坦衷歸于三代之直道而止夫惟
有獨往獨來之心事而後有任勞任怨之精神詩有
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如吾師天且弗違而况
太恭人抑吾聞徐之先有諱善安者國初爲浙臬方
正學先生難起徐公脫方之孕婦至獲罪斷臂孕婦
產一孤托之海上俞氏其後方遂有百餘丁今皆在
松郡業已復姓立祠而公中丞節適至其事甚奇徐
以母授方而天以母報徐垂二百餘年忠孝正直之
氣及中丞公而始大振皆太恭人始基之則今日之
享有上壽又斷非偶然而已也請以是遙進一觴與
諸父老再拜公榮戟而退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

代

我明州曙海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
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
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識
公卅童中馮夫人旣爲婦每食輒念姑定省惟謹蓋
公之孝刑于家如此松得公守屬有天幸矣巴西公
蒞松松大濬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暇翔視

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饑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侯
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也客冬洪太君渡江
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率馮夫
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
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
自大潦後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
儲廩通市糶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
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饑與斃于飽孰是
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饑

盜乎此時躬走窮鄉視爨汲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
粟而名始無大怨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
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四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
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聞有以歲時筐篚宴
會相屬者兒一切謝却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造
將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
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卽大
吏顯人不得置輕重出入于其間民有犯者無大過
弟以蒲鞭示辱耳太君曰善民不汝讟矣松士子嫻

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光生之遺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後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神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適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

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民將騷然其精心露禱始靜鎮之盍亦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徵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嘻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是天所以祚壽母賜之吾公而造松民福也惟是辛亥歲清和之月爲太君七袞有四懸孤令辰而吾公拖金衣紫率馮夫人暨諸孫百拜捧觴上太君壽而其僚屬之祝繼之吾儕縉紳及父老子弟

相與躋公堂而祝者又繼之余老且耄無能爲公役
獨因何司理諸君之請就而質焉益信公之事母孝
而愛民慈也義爲松民造福慶則何敢以不文辭謹
按故事稱說而申其祝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
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卽欣然
承太君歡而亦不無以此爲歉然獨不聞張齊賢母
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
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繹給今有公如此人君壽且
無期何患無此日請以此願公而并以介之祝

云

丘氏壽言小叙

予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予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
予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牀卷簾相與箕踞
樹下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兩人皆有之比
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
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洵寫
之是秋原禮入闈名在第七伯畏歎曰僕性素知足
今若此夫復何求遂選蘭谿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汀

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
淡不能願當路旨遂解官歸閉門高卧者若而年伯
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
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
文跽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梓樹下
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見有今日諸君言
太多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
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也更有進
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
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
子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
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辛亥

韓侯宰青谿移劇茂苑青谿人德之爲築祠貌像拜
像者擁肩而觀搏頰而退欲行反顧而不忍去喃喃
焉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惟肖抑又揣而指之
曰是得無類我韓太公與太公今辛亥蜡月七十矣
侯以官守不能率子姓款媚里門又不能除道滌舍

端冕扶輿迎壽翁于官邸心旌搖搖在孤竹間謂陳
子子爲我屬辭某將遙禮而三祝焉太公平州之俠
烈偉丈夫也少以博士餼于宮兄成進士官侍御太
公謝公車肱藏書教子雋聲而侯成名早所至以治
最聞太公自是志意得益舒而戒勉于吾侯甚力曰
吾曩里居有不直者惟恐我知相責不復聞訟今爲
令而訟牒何若曩飛蝗蔽天韓氏田獨無恙今吳屢
告稜荒政何若曩民饑盜麥獨不入吾鄉且庇及隣
隴今蠲賑民飽以嬉盜何若曩吾遇寒人單族衣食
之貸而負者搜券焚之今民有逋賦而不能償則催
科何若吾曩創義塾以招閭子弟之孝秀者頗有所
興起今造士而文行嫻者何若曩吾告伯氏侍御云
無以刑書穿赤子無以諫書錮賢士大夫今誠有待
矣而刑則何若若此者皆太公所身教理縣譜也侯
奉教治兩邑如治其鄉邑人士戴侯以戴太公亦如
鄉三老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
子孫焉非虛語也侯政成矣太公曷不匹馬南來相
與觀風問俗徜徉霸主之墟以盡收夫震澤峰泖之

冷雲鮮月而乃戀戀一孤竹爲哉乃公倦遊耶侯歎
曰非也太公嘗以清明上塚有羣盜操友人所縛二
子燔其廬衆噤不敢發太公馳往視連發矢殪二盜
追奔數十里奪兩孺子以歸今里少年挑問公太公
猶勃勃有腰弧跨鞍之色彼視五千里道路如寵橐
井汲相視而遲迴不前者恐以牛酒煩吳父老耳余
曰太公以靜成侯之廉某安敢強太公則請郵一言
以獻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吳人歌舞侯聲聞
于天天祚韓父以及衆父父太公日引月將迓天
子之休命斷然矣

陳眉公先生集卷之八

書



